



JingDianWenKu
世界少年文学经典文库

JingDian WenKu

[美] 弗·霍·伯内特 著

张建平 译

秘密花园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译本前言

一, 先来认识一下作者。

弗朗西丝·霍奇森·伯内特, 一八四九年十一月生于英国曼彻斯特一个富裕的工厂主家庭, 有兄弟姐妹五人。父亲死后, 家道中落, 全家遂于一八六五年移民美国。不过, 弗朗西丝没有忘记她在曼彻斯特的生活, 她写的第一部作品——小说《劳里的情人》(1877) 就是描写曼彻斯特工人阶级的生活的。

一八七三年, 伯内特与斯旺·伯内特医生结婚, 虽然先后生有两子, 但是这段婚姻并不美满。随后两人离婚。没多久, 她的第二次婚姻(男方叫斯蒂芬·汤森)又告破裂, 而且, 她的大儿子不幸早早地去世。尽管在生活中屡遭挫折, 但她并没有消沉, 而是更加勤奋地写作, 用写作来排遣心头的悲痛。她作品最重要的主题之一就是: 人的自尊的价值——不管他生活在怎样的环境里。这完全

反映了她坚强的人格力量。

一九〇一年之后,伯内特轮流居住在百慕大和长岛,先后迷上了园艺、基督教科学派、神智学以及唯心论。她一生笔耕不辍,直到一九二四年她七十五岁生日的前几个星期,在美国病逝。

二,再来说说《秘密花园》。

伯内特一生写过许多作品,其中最著名的是三部儿童小说:《小爵士》、《小公主》和《秘密花园》。《秘密花园》出版于一九〇九年,评论家认为这可能是她最好、最有生命力的作品。

书中的小主人公叫玛丽。玛丽出生在印度,是个相貌平庸、脾气倔强、人见人厌的姑娘,她对什么都没兴趣,对一切都看不顺眼。一次瘟疫夺去了她爸爸妈妈的生命,她成了孤儿,被送回英国,来到英格兰约克郡米塞尔斯威特庄园,由姑夫克拉文先生收养。

十年前,年轻美丽的姑妈生下儿子后不久,在一个花园里意外身亡,克拉文悲痛欲绝,从此锁闭了花园,不让任何人进入。他自己也越来越消沉,以至原来挺拔的身材日见佝偻,第一次见到他的人都会以为他是个驼背。而他的儿子柯林长着和妈妈一样的漂亮的面容,每次见到他,都会引起克拉文先生更大的悲伤,于是他不愿意再见到儿子,而选择终年在外浪游。没有了母爱,又缺少父爱的柯林从小多病,十年来几乎从来没有用自己的双脚走过

路,用人们都认为他不可能长大,他自己满脑子想的也是自己马上就要死了……

看到这里,小读者们也许要问了,这书里怎么尽是些让人不开心的人和事呢。问得好!难怪当年这部作品刚一问世的时候,美国就有权威的书评杂志评论说,这是一部“几乎都是写些不正常的人的”作品。

但是且慢,请你耐心地读下去,当玛丽从小女仆玛莎的口中第一次听说自己的事情要自己做的道理;当她在玛莎和玛莎妈妈的帮助下,开始喜欢起室外活动,来自沼泽地的新鲜空气使她原本弱不禁风的身体逐渐健壮起来;特别是随着另一个主人公——玛莎的弟弟——狄肯的登场,随着玛丽在旅鸫的引导下找到被埋在地底下的秘密花园的钥匙;这时候,你就会有峰回路转、豁然开朗的感觉。

狄肯是个很有本事的男孩,他会跟各种各样的动物讲话,只要给他一点儿泥土,他就能让那上面长出东西。正是听玛莎讲述了狄肯的故事,玛丽——这个从小就只会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女孩子——产生了要自己养花种草的冲动,并且大胆地向克拉文先生提出要“一小块地”。狄肯教玛丽拔草、松土,帮助玛丽救活了被关闭了十年之久的花园,让她在春天来临的时候感受到了生活的温暖、生命的可爱;这时候,她已不再像以往那样感觉孤单,不但脾气变得随和、性格变得开朗起来,连相貌也变得漂

亮了。

随后，玛丽又和狄肯一起，帮助柯林克服了对生活的厌恶，让他第一次用自己的双脚站立起来，并学会了奔跑，立志要做一个运动员和一个科学家。而在狄肯善良的妈妈的劝说下，克拉文先生终于结束了浪游，回到了米塞尔斯威特庄园；当然，他看到的是一个全新的柯林，一个像全约克郡的男孩一样健康的柯林。故事完满地结束了，而它留给读者的，则是深深的思索。

三，最后说一点译后感。

无论在翻译过程中，还是全部译完之后，这部作品给我的最大的体验就是——感人。故事情节感人，书中的人物也感人。作者用许许多多感人的细节，叙述了玛丽、柯林、克拉文先生乃至老花匠本·威瑟斯塔夫的转变过程。

起先，诚如评论家所说，这些人或多或少都不太正常，这种不正常不但表现在生理上（玛丽面黄肌瘦，克拉文被当成驼背，柯林被误认为瘸子），更表现在心理上。在他们眼里，生活就像玛丽刚刚踏进秘密花园时所看见的一样，全是灰蒙蒙的。但是，狄肯，这个家里有十二个兄弟姐妹、全家十四个人挤在四个小房间里的男孩，却从花园里几乎枯死的树枝上看见了一丝绿色，从树根下感觉到了生命的萌动。于是，在保密状态下（因为克拉文先生下过命令，不让任何人进这个花园），狄肯和玛丽开始了一场拯救运动。随着春天的来临，在阳光和雨露的滋润

下，濒于死亡的花园果然恢复了生机；而玛丽在尝到劳动乐趣的同时，她那颗幼小的心灵也像花园一样得到了复苏。当她用自己的转变再去影响柯林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两个同样倔强的孩子之间的冲撞，而冲撞之后则是柯林的慢慢“觉醒”和振奋。

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提一下书中的另一个人物，她就是玛莎和狄肯的妈妈，一个生育了十二个儿女的约克郡妇女——苏珊·索尔比太太。可以说，这是作者笔下一个理想化了的人物，美丽、善良，具有人类所有母亲的一切优良品质。当得知玛丽身体虚弱，有厌食症时，她从微薄的收入中拿出钱来，买了一根跳绳，让玛莎教她到室外去锻炼。当听说柯林既厌世，又有严重的大少爷脾气，以为所有的人都应该围着他转，一不称心就发火时，她又通过女管家梅德洛克太太之口说：“地球像个橙子……这个橙子不属于任何一个人。每个人都只能拥有属于他的一个角落。……要想拥有整个橙子——连皮带瓤——是荒唐的。要是你想这么做，很可能连子儿都得不到，而子儿是很苦的，根本不能吃。”多么富有哲理，多像一个循循善诱的老师啊。译到这里的时候，我产生了这样的感觉：这不应该是一部只给儿童看的小说，它的读者也应该包括为人父母的人。

最后，我要用“亚马逊网上书店”一位读者的话来结束我的这篇短文：“他们对秘密花园的拜访事实上会改变

他们所有人的生活，而对于造成这些改变的方式，即便最挑剔的读者也会深受感动。难怪这是一部如此让人爱不释手的经典著作。”

张建平

目录



第一章	一个也没剩下	1
第二章	鞑小姐玛丽	9
第三章	穿越沼泽地	19
第四章	玛莎	26
第五章	走廊里的哭声	46
第六章	有人在哭——真的	55
第七章	花园的钥匙	63
第八章	旅鹄指路	72
第九章	最奇怪的房子	82
第十章	狄肯	94
第十一章	旅鹄的巢	108

第十二章	可以给我一小块地吗	119
第十三章	我是柯林	130
第十四章	小酋长	147
第十五章	筑巢	162
第十六章	我就不来	176
第十七章	发火	185
第十八章	我们再也不能浪费时间了	195
第十九章	它已经来了	204
第二十章	我要永远永远活下去	217
第二十一章	本·威瑟斯塔夫	227
第二十二章	太阳下山的时候	241
第二十三章	魔力	248
第二十四章	让他们笑吧	263
第二十五章	帘子	277
第二十六章	是妈妈	287
第二十七章	在花园里	299

第一章

一个也没剩下

当玛丽·伦诺克斯被送到米塞尔斯威特庄园跟她姑夫一起生活的时候,人人都说从没见过长得这么不讨人喜欢的孩子。这倒也是事实。她有一张瘦削的小脸,一个瘦弱的身体,一头稀疏的浅色头发,一脸的苦相。头发是黄的,脸色也是黄的,因为她生在印度,一年到头不是生这个病就是得那个病。她爸爸在英国政府部门供职,一天到晚忙个不停,自己也总是生病;她妈妈是个大美人,一心只顾着参加各种聚会,和一些俊男靓女寻欢作乐。夫人本来就没想要个女孩子,玛丽一出世,她就把孩子托给了一个印度保姆照看,并让保姆明白,她若要讨夫人喜欢,就得尽可能地别让她看见这个孩子。所以,当玛丽是个爱生病、爱哭闹、相貌丑陋的婴儿时,总是见不到妈妈;当她成了个爱生病、爱哭闹、蹒跚学步的小丫头时,同样也总是见不到妈妈。她看来看去只看见保姆和其他当地人





黑黝黝的脸。用人们事事顺从她，她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因为如果让她的哭闹声惊扰了夫人，夫人就会发火。这么一来，玛丽刚满六岁时，就已经成了最专横最自私的小霸王。当时请了一位年轻的英国女家庭教师来教她读书写字，女教师很不喜欢玛丽，不到三个月就辞职了。其他女教师来填补空缺，却总是比第一个走得更快。因此，如果不是玛丽真心想要学会读书识字的话，她可能一辈子连字母都学不会。

玛丽九岁左右那年，一个酷热的早晨，她醒来时觉得非常恼火，当她看见站在身边的用人不是原来的保姆时，火气就更大了。

“你来干什么？”她对这个陌生的女人说，“我不想让你留在这里。给我把保姆叫来。”

这女人看上去很惊慌，但她只是结结巴巴地说，保姆来不了了。玛丽便使起了性子，对着女人又打又踢，女人看上去更加惊慌，一个劲地说保姆不可能来侍候小姐了。

这个早晨家里的气氛有点异常。一切都没照常规进行，有几个当地的用人好像失踪了，而玛丽看见的那几个都偷偷摸摸或匆匆忙忙地走来走去，一个个脸色苍白，神情惊慌。但是谁也不想告诉她出了什么事，她的保姆也没来。上午都快过去了，始终没人来理她，她憋不住了，溜达到了花园里，一个人在靠近游廊的一棵树下玩了起来。她假装在做一个花圃，把大株的红色木槿花插进小堆的泥





土里，一边玩一边火气越来越大，不停地嘀咕着等她的保姆回来后她要说的话和骂她的话。

“猪！猪！猪的女儿！”她说，因为骂一个当地人是猪，对他们是最大的污辱。

她咬着牙把这句话说了一遍又一遍，这时她听见她的妈妈和另一个人来到外面的游廊里。和她在一起的是个金发白肤的小伙子，他们站在那里说话，声音很低很怪。玛丽认识这个金发白肤的小伙子，他看上去像个男孩子，她听说他是个很年轻的军官，刚从英国来。玛丽盯着他看，但她看得更多的是她的妈妈。每当她有机会看见妈妈的时候，就总是盯着她看，因为夫人——玛丽就爱这么叫她——长得高挑苗条，十分美丽，衣服也非常漂亮。她的头发像卷曲的丝绸，她有一个细巧的鼻子，好像鄙视一切，她有一双会笑的大眼睛。她所有的衣服都是薄如蝉翼，随风飘曳，玛丽说它们是“全套花边”的。今天早晨，它们的花边看上去比任何时候都多，但是她的眼睛里一点笑意都没有。这双大眼睛里充满了恐惧，抬起来带着恳求的神色看着金发白肤的年轻军官的脸。

“情况真的这么糟吗？哦，是真的吗？”玛丽听见她说。

“可怕极了，”年轻人回答时声音都在发抖，“可怕极了，伦诺克斯太太。你应该在两个星期前就到山里去。”

夫人绞着双手。

“哦，我知道应该去！”她哭道，“我留下来只是为了去



赴那个倒霉的晚宴。我多傻啊！”

就在这时，用人们住的地方传来一声惊天动地的惨叫，夫人一下子依偎进年轻人的怀里，玛丽站在那里浑身直哆嗦。叫声越来越凄惨。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伦诺克斯夫人呼吸急促地问道。

“有个人死了，”年轻军官答道，“你没听说瘟疫已经在你的用人们中间传播了？”

“我不知道！”夫人哭道，“跟我来！跟我来！”她转身奔进屋子里。

后来，可怕的事情发生了，玛丽终于明白了早晨的秘密。霍乱以最致命的方式爆发，人们像苍蝇似的死去。保姆在夜里被感染上，刚才她死了，所以用人们在小屋里痛哭。第二天没到，又有三个用人死了，其他用人在惊慌中溜走。到处都是恐惧，所有的平房里都有快要死的人。

第二天，家里一片混乱，玛丽躲进了儿童室，所有的人都忘记了她。没有人想到她，没有人需要她，发生的许多事她一无所知。一连几个小时里，玛丽不是哭就是睡。她只知道有人病了，她听到了神秘而可怕的声音。有一次她溜到餐厅里，发现那里空荡荡的，桌子上放着吃了一半的饭菜，椅子和盘子的样子看上去是用餐的人由于某种原因突然站起来时将它们匆匆推开的。玛丽吃了一些水果和饼干，因为口渴，她又喝了几乎满满一杯酒。酒是甜



的,她不知道酒有多凶。很快她就觉得晕乎乎的,她回到儿童室里,又把自己关在里面,房子里的哭声和匆匆忙忙的脚步声令她非常害怕。酒劲使她昏昏欲睡,她简直睁不开眼睛,就躺在自己的床上,很长时间里什么都不知道了。

在她呼呼大睡的这段时间里,发生了很多事情,但是惨叫声和东西在平房里搬进搬出的声音都没能把她吵醒。

她醒来时,躺在床上,眼睛盯着墙壁。屋子里安静极了,在她的记忆里,以前家里从来没有这么安静过。她听不见说话声,也听不见脚步声,她纳闷,不知道人们是否已经从霍乱中康复,瘟疫是否已经过去。她还纳闷,现在她的保姆死了,将由谁来照料她呢。应该有个新的保姆,也许她还会听到一些新的故事,那些旧的故事玛丽都听厌了。她没有因为保姆死了而哭,她不是个多情的孩子,从来不十分关心任何人。由于霍乱而产生的喧闹、忙乱和惨叫使她害怕,她非常生气,因为好像没有人记得她还活着。人人都惊慌失措,谁也顾不得这个没人喜欢的小姑娘了。当霍乱袭来时,所有的人似乎都只顾着自己,别的什么都不记得了。但是如果所有的人都康复了的话,肯定会有人记起她并来照料她的。

但是没有人来,当她躺在床上等待时,屋子里好像越来越安静了。她听见地席上有窸窣窸窣的声音,朝下一看,只见一条小蛇正在游过来,一双珠子似的眼睛看着



她。她并不害怕，因为这是一条无毒的小蛇，不会伤害她，它似乎急于要逃出这个房间。她看着它从门底下钻了出去。

“多奇怪，多安静啊，”她说，“听声音好像屋子里只有我和这条蛇。”

几乎紧接着，她听见院子里传来脚步声，随后脚步声到了游廊里。那是男人的脚步声，几个男人进了屋子，低声说着话。没有人来接他们或跟他们说话，他们好像打开了一扇扇门，朝房间里看。

“多荒凉啊！”她听见一个声音说，“那个漂亮的女人！我想那个孩子也挺漂亮的。我听说有个孩子，虽然从来没人见到过她。”

几分钟之后，他们打开了儿童室的门，玛丽正站在儿童室中央。她看上去是个丑陋的、爱发脾气的小家伙，正在皱眉头，因为她感到肚子饿了，而且这样遭人忽视，很没面子。第一个进来的男人是个身材高大的军官，她曾见过他跟她爸爸说话。他一脸的倦容和困惑，但是当他看见玛丽时却大吃一惊，几乎要往后一跳。

“巴尼！”他叫道，“这里有个小孩！一个孤零零的小孩！在这样的地方！天哪，她是谁？”

“我是玛丽·伦诺克斯。”小姑娘说，直挺挺地站着，她认为这个人把她爸爸的平房说成“这样的地方”很粗鲁，“当所有的人都得了霍乱的时候，我睡着了，我刚刚醒来。为什么一个人也不来呀？”



“这就是那个谁也没见到过的孩子!”那个人叫道,转向他的同伴,“她被彻底忘掉了!”

“我为什么被忘掉呢?”玛丽跺着脚说,“为什么一个人也不来呀?”

那个叫巴尼的年轻人很伤心地看着她。玛丽甚至认为自己看见他在眨眼睛,似乎要将眼泪眨掉。

“可怜的小家伙!”他说,“不会有人来了,这里一个人也没剩下。”

就是以这种奇怪而突然的方式,玛丽发现自己的爸爸和妈妈都没有了;他们在夜里死去并被拖走了,唯一几个活下来的用人也都尽快地离开了这座房子,他们甚至没有一个人想起家里还有个小姐,所以这里才这么安静。的确,这座平房里除了她自己 and 那条窸窣爬行的小蛇外,一个人也没有了。